

反抗詩集

馬丁·卡特著

水建馥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正黃旗中街原崇文門外大街第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422) 字數：25 千

開本 311/2×421/2 1/50 印張 1-¹³/₂₅ 總頁 1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8000

定價(770)14元

前 言

你們在這裡將要讀到的，是一些對於被壓迫人民，尤其是對於圭亞那人民和全體加勒比人民具有重大意義的詩歌。由於馬丁·卡特是從一個共產主義者的高度人道主義觀點來認識世界的，因此這些詩歌也就具有更深刻的意義。曾經有人認為藝術只是脫離現實生活的一種表現，認為藝術中如果加進現實生活，那就是藝術的死亡，馬丁·卡特的作品的日益增強的光輝卻完全粉碎了這種庸俗的見解。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世界觀。每一個藝術家，作為一個人來說，也當然有他的世界觀。莎士比亞和奴隸起義者阿卡柏^①一樣，不能例外。艾略

特^②和馬雅可夫斯基一樣，不能例外。而且這個世界觀也絕不能不包含某種傾向性，絕不能不帶有一定的黨派性。因為世界觀本身就是具有最高的黨派性的東西。不過，讀者也不能不注意到，有些藝術家很容易處處忠心於“舊傳統”和“舊秩序”而表面上仍裝出一副超黨派的中立的面貌。

我們可以批評馬丁·卡特說，他早期所寫的作品，只是一種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也就是說，他只是批判地暴露了現實。但我們要知道，他這種批判是從革命的觀點出發的，因而也就是一種新型的批判現實主義。這是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他所負擔的任務，可以說，就是要結合着我們歷史中的許多階段，建立一個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他的任務是極其艱巨的，他必須為非

① 阿卡柏 (Accabreth)，1763 年圭亞那奴隸起義的偉大領袖。

② 艾略特 (T. S. Elliot) 是現代英國資產階級反動詩人。

洲的奴隸們說話，為美洲的印第安人民說話，而同時又要忠實於世界無產階級的事業。即使在最近，在他的那篇使我們因農民的深重苦難感到無限憤慨的詩歌“飢餓大學”裏，雖然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幅出自一位具有高度人道主義的藝術家之手的圖畫，但也畢竟沒有把我們帶出那種陰暗的境界。“晨鷄站起來發出了号角般的啼聲。”但接着我們却又回過來看到了“月亮的消逝”，又回到“難以想像的境況下”和“沒遮攔的天地間”。

也許，詩人的目的是要在圭亞那勞動人民最初開始行動起來的時候，先揭去蒙住我們眼睛的紗幕。而在人民已開始顯示出他們的年輕的力量時候，馬丁·卡特就集中他的注意力來培育代表着光明的未來的力量，來支持人民的鬥爭，直到他能够在“我不是一个兵士”裏寫出“我只是我的詩……帶着無比的歡樂來和你們一同站起。”

奇怪的是，反動派越是變得殘酷，卡特的詩歌也就越表現出一種更加堅定的樂觀主義精神。

其实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为反動派之所以越來越殘暴，正是因为人民必然勝利的事實已經越來越明顯，工人階級的覺悟和戰鬥力量已經越來越增高，而國際戰爭販子們所進行的勾當却正在節節失敗。对圭亞那的鎮壓活動所以會發生，也就正是因为英美帝國主義者看到人民已經站了起來，人民的覺悟已經日漸提高。

在殖民地，“知識分子”是沒有用的。每一個人都必須是一個行動者。在這裏，從來沒有炸彈落下來過，只圖苟安一時的人們還沒有認識到遍及世界的和平運動的重大意義。那些了解到戰爭對於經濟、政治、文化的巨大影響的人們，已經走上了爭取和平的最前線。而那些和帝國主義者或美國的商業代理人有密切關係的人們，則正在享受着他們的虛偽世界裏的“和平”。所以，毫不奇怪，馬丁·卡特是我們中首先看到在我們這裡有開展和平運動的必要的一個人，因此也就在一九五一年的一次羣眾大會上被我們人民選舉為圭

亞那和平委員會的主席。在他的一篇追悼斯大林的詩歌中，他請我們大家宣誓：“世界一定要像一個嬰兒一樣受到保護——和平一定會勝利。”

在另一篇沒有收在這個集子裡的詩歌中，他告訴和平的保衛者說：“好好地保衛和平，拯救這美好的歲月吧。”

藝術家的影響，帝國主義者是完全知道的。也正是因为這個原故，馬丁·卡特才被關進了一個用鐵絲網包圍着、用刺刀把守着的監獄。也是為了這個原故，他的“反抗詩集”才在圭亞那被禁止。

馬丁·卡特對於他自己的詩，從來都不滿意。但他堅持不懈地進行寫作，這樣，他就不斷地豐富着我們的文化經驗，不斷地提高和陶冶我們的思想感情，並大胆地把西印度人民的生動的形象和豐富的語言，帶到英文裏來。他的詩歌對於我們人民的意義，真是太大了。它給我們帶來了勇氣，它使我們充滿了自信和自豪。它在我們通過民族

自決而進行着的爭取和平的鬥爭中使我們得到了鼓舞。在勞動人民中，他的詩歌的聲音，就好像一個打鐵工人的鐵錘在寧靜的清晨打在一塊鐵砧上一樣，響徹在國土的上空。

他的詩歌所傳播的消息是明白易懂的。

西特奈·金

1954年1月於英屬圭亞那佐治敦。

目 次

前言 (西特奈·金).....	1
飢餓大學.....	1
我不是一个兵士.....	6
一个奴隸的死.....	12
一个同志的死.....	16
从没有一双像我这样的手.....	18
第一封信.....	21
第二封信.....	24
第三封信.....	27
讓自由來喚醒他吧.....	29
直到我收集起.....	31
鳴隆，鳴隆.....	33

黎明的刀子	35
這是一個黑暗時期，親愛的	37
我要握緊我的拳头	39
我來自昨日的黑人院落	41
獄中絕食的第四日夜晚	49
我不能沉默	51
我的情人閃耀着美麗的光	53
明天和世界	55
譯後記	57

飢餓大學

这里的廣闊的原野是飢餓大學
这里的漫長行列是人羣的隊伍
飢餓的足跡佈滿了整個國土
綠色的樹木覆蓋着早被遺忘了的人
們
生命的田野在抽搐中一起一伏的波
動
人民的房舍在苦難中變成了一片瓦
礫。

踏着騾馬的足跡，他們走來了
走過古老的橋梁

走过傲然屹立的墳墓
走过陡峻的階梯
走过時間和恐怖。

他們來自洪水氾濫的遠村
他們在這普遍赤貧的時候
從半天里來到了四無村落的陸地。

兩條飢餓的鐵槓鎖住他們堅硬的
額頭
他們同時受到露澇亢旱
兩個季節的嘲弄。

這是黑色皮膚的人羣
他們已經奄奄一息
在這無邊的空虛中
在這難以想像的境況下
在這沒遮攔的天地間，他們默默無

聲。

他們踏着今年的泥土
隨着重濁的黑水
和着疾飛的瞽盲的蝙蝠的叫声走來
啊，漫長的人流，漫長的生命
但天地却是遼闊無邊。

这里是迷天的風沙和久远的記憶
这里是青蛙也得保持沉默的霖雨
这里是聳立在野風中的無煙的破爛
煙囪
这里是甘蔗搭成的黃色小屋和錯落
的鐵堆。

他們排成漫長的行列
走向廣大的城市
这里的天边掛着黃色的月亮好似一

个大金幣

这里的地層好似一層骨头包着一層
皮

这里是撞破在石头上的帶病的獸嘴
啊，漫長的人流，漫長的生命
但天地却是遼闊無边。

狂吹的野風寒冷刺骨
泥土中的鉄鍬寒冷刺骨。

夜的長街一起一伏的伸展着
露出女人的兩隻大腿
和新的一代的出路。
鼓声响了过來又渐渐逝去
老人們倒下來沉沉入睡
晨鷄站起來發出了号角般的啼声。

是他們在黎明時起來
眼看着月亮在晨曦中消逝

是他們聽見了槍聲，聽見了鐵器的
撞擊聲

是他們在這無邊的空虛中
在這難以想像的境況下
在這沒遮攔的天地間默默無聲。
啊，漫長的人流，漫長的生命
但天地却是遼闊無邊。

我不是一个兵士

無論你在什麼地方倒下，同志，我
 就要在什麼地方起來
無論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太陽沒
 入冰寒的黑夜
我就要在那里出現。
我不是肩上扛着冷酷的槍支的兵士
我不是捕殺人類的獵人，也不是死
 神派到人間的獵犬
我只是我的詩，在這大地充滿希望
 的黎明，親愛的朋友，
帶着無比的歡樂來和你一同站起
 來。

一个和我素不相識的同志在什麼地方倒在血泊上。

在我生命裏的汹涌起伏的地層上
一条条痛苦的緯線

便穿过我的冰寒而痛苦的兩極，我的悲哀的地帶。

啊，我的心是一根磁針

一觸到感情的电流，便会散射出爱的火花

便会在我体内那个尋找着明天的火热的罗盤中旋轉起來

指向我祖先的大陸，不幸的非洲

指向那日光下的不幸的湖水

指向那陰森可怖的月夜……

但巨大的夜声还要暫時將我包圍
我緊握着我的黑夜的牢房的鐵窗

窺看着外面的天光
在那黑暗的河上有一个黑暗的島嶼
啊，痛苦的森林
啊，苦难的河水，悲哀的河谷
我的心上鬱積着令人眩暈的悲哀
啊，黑色的天幕已經碎裂，已經降
落下來
冷雨就是曉霧！就是朝氣，就是我的
呼吸！

我的額角上繫着一個惡夢
一根吊着我的同志的血污的屍體的
絞索
一分鐘，一小時，一整年……
好似鐘擺似的計算着他的勇敢
啊，生命的地圖繪製員給我繪製了
一片海洋
一艘鋼筋鉄舵的大船正在上面航行。

這時曉月轉暗，紅日剛剛上升
但無論你在什麼地方倒下，同志，
我就要在什麼地方起來
如果在馬來亞，新時代的野蠻人吞
食着你的血肉
我就要在馬來亞站起來。
如果在怯尼亞，你的皮膚因飢餓而
失去了顏色
我就要在怯尼亞站起來。
如果在朝鮮，國土的破碎使我落淚
我就要揩乾眼淚來看望
你這與我素不相識的同志……

當勇敢的人們夢想着他們崇高品質
的山嶺上
開遍紅花黃花的時候，
我要向他們走來
我要隨着我的心，走向一切人，一

切同志

我要隨着將我引向四面八方的自由
的磁力

走遍充滿嬰兒和黎明的光明大地…

同志啊，你在什麼地方倒下，我就
要在什麼地方起來

在我的旋轉着的靈魂的宇宙裏，有
無窮無盡的歡樂的銀河

有斯大林的人民，有毛澤東的弟兄
有阿卡柏的子孫，有我母親的強大
生育力

有我父親的歌聲，有我的人民的永
不停止的鼓聲。

啊，觀測自由的天文家

啊，觀測天象的同志

請看我所看見的天空

那黑暗里正萌芽着無數光明的種子

請看隨着我的手車運轉的地球
請看我的心里，我的頭腦里
我的夢里，我的憤怒的血液里
的那一個宇宙。

但無論他在什麼地方倒下，就讓我
在什麼地方起來
我不是在森林里行獵的兵士
我是這首作為獻禮的詩。

一个奴隸的死

在碧綠的蔗田上面
是蔚藍的天空——
在碧綠的蔗田下面
是褐色的泥土——
黑色的奴役的屍衣
籠罩着河水
籠罩着森林
籠罩着田野。

啊，黑色的皮膚！
啊，紅色的心！
它向四周眺望

望見太陽
望見世界
望見森林。

在黑暗的泥土中
在陰寒而黑暗的泥土中
時間播下了憤怒的種子。

這是另一個世界
但上面也是同樣的藍天
同樣的太陽；
下面也是同樣慘痛的一顆心。

蔗田碧綠，綠得濃重
這是因為它有它自己的生命
奴隸的心鮮紅，紅得濃重
這是因為它有它自己的生命。

歲月好似一條極長的鞭子
抽打着一個奴隸的背。

歲月好似一條灼熱的鞭子
抽打着一個奴隸的頸子。

但太陽好像一個老人
已在迷濛的河岸的那面下落
白色的鳥羣
鼓盪着晚風向這邊飛來，飛來
一羣夢也似的白色鳥兒已在這兒停
下。

從河流的下游
夜偷偷地走來了
從森林的深處
夜乘着無聲的小舟來到了——
黑色的屍衣
夜的屍衣

籠罩着河水
籠罩着森林。

一个奴隸跌倒了
他的臉貼着地
他的心音完全靜止了
像夜一樣沉寂
像航行在悲哀的波濤里的
輕舟一樣的空虛。

在黑暗的泥土中
在陰寒而黑暗的泥土中
時間播下了憤怒的種子。

一个同志的死

不能叫死亡看見我們死去。

多快啊，多快啊

我們的旗子已將你覆蓋起來。

我但願

這面迎風招展的旗幟

不是像這樣緊緊地裹作

般紅的一團——

不是像這樣浸透着，浸透着

你的人民的眼淚，

而是掛在我們高舉着的旗杆上

發出燦爛的光輝

飄進和飄過陰森而黑暗的街市。

親愛的同志

你既然已不能

再和我一起談話

欢笑

前進

我就得

忍耐，鎮定——

因為即使在此刻，更綠的葉子也在

生長

太陽也在照亮岩石

河水也在泛着紅光。

現在先鋒隊正從這裡帶着悲哀繼續

進發

親愛的同志，我要向你致敬，向你說

我們一定不能叫死亡看見我們死去。

从沒有一双像我这样的手

从沒有一双
像我这样的手
更为加勒比人的那些祭壇所熟知——
但众神已經默默地被人遺忘了
沉默了
沉默而孤寂了
他們的無声無息的人民
周而復始地度着空虛的日子
这种非人的歲月啊
也正像他們的棕紅色的古老河水
一样
不停地向前流去。

是的

你只要压一压我的國土，
它就会出現一片汪洋的洪水——
出現一片憤怒的大海。

这里，就在我的脚下
就躺着我的遭人扼殺了的城市
我的父親的城市，我的母親的心
嘶啞地慘叫着的嗓子
失去了爱撫的孩子
沒有了血色的母親
一切都似泥土般寒冷，在暗夜中得
不到安息。

啊！

我所說的这一切就是一个奴隸所織
出的圖形
慘淡得好像禁閉在墳墓里的夢境。

而今的田野上
仍是一片汪洋
河水滾滾地流過了
祭壇早已被沖毀的地方。
赤裸的身子
充滿了生命的搏動
充滿了新的生命
已經覺醒起來朝向太陽。

今夜還會再有一場暴雨
但明天一定放晴
難道洪水不是已經淹沒了我的土地
沖毀了我的稻禾
激起了我的憤怒？

第一封信

他們對付我的辦法就是
把我關進監獄，將我藏起
隔斷我的世界，將陽光遮閉
使土地變暗，使花朵失色
堵塞住我的呼吸，盼着我死去！

我好笑他們
我知道他們沒有辦法將我殺死
他們消滅不了我的思想，毀壞不了
我的作品。

我是生活在我的人民中間的一個
我是樵夫搖撼不動的一棵大樹——

只要人民活着，我就一定活着
告訴你們：人民一定会永远永远活
下去！

然而這些傢伙……

我好笑他們

我不知道他們想些什麼

他們也許根本沒有思想

老虎沒有思想，青蛙和豬沒有思想

只有人，你聽他說話就能懂得。

在怯尼亞，他們今天正在喝着黑人
婦女的血。

在馬來亞，英雄們正像狗一樣被他
們追捕和槍殺。

在這裡，他們像一羣專門捕食嬰兒
的野獸

正對着我們瞪着眼睛舐着嘴。

但我要告訴你們
終有那樣的一天
將像來自万物中心的潮水一般
必不可免的到來。

假如我不能看見那一天
我的兒子一定會看見。
假如我的兒子不能看見
他的兒子總能看見。
它会像火焰似的圍繞着这个世界
它会來到这里，也來到世界各地
它來到的一天，我將復活
再大笑一回再走出这座監獄。

第二封信

在獄中度過了二十個晝夜
你醒來尋覓着陽光和飛鳥
期待着雷雨
痛苦地思念着家鄉
笑聲里的輕蔑勝過了咒罵。

你思念着綠色的早晨
雨中嬉戲的裸體的兒童
池塘里的魚兒——
街頭的店子和店前的婦女
在早晨她們正從家里走到市場上
去——

還有那拄着棍子的瞎眼的老人
看不見人，看不見陽光，看不見金
色的鮮花
只在一片蒙住了他的眼睛的黑夜里
緩緩地向前走去。

我的親愛的妻子啊！
我不能聽到你的聲音
但請你告訴我，孩子是否正在爬着
仍像以前一樣健康，調皮？
或者濃密的烏雲籠蓋了大地
他已不能見到天空的美麗？
我要寄給你一個親吻，告訴你
我在这遙遠地方第二十天里的一切。

●
同志啊，你知道
我沒有辦法親自來到城里
那里的花園本該是春光明媚

却被他們種下了刺人的鐵絲網
那里只有一片兵士的皮靴聲
逼我走進沉默的走廊。

同志啊，假如我現在就來進行鬥爭，
我的生命就会在那鋼鐵的花園里開
花！

鐵絲網上的一朵滴血的大紅花就是
我的屍體
你就再也不能和我相見。

但是，同志，快讓我們的紅旗在城
市里飄揚吧

快讓狂風把它吹出洪鐘般的音響吧
你們為我唱起一支歌，讓太陽也發
出回響

那麼，我無論在什麼地方，同志，
我會听不到嗎？

第三封信

既然兵士的脚步声在你的腦海間回
盪

你当然不易入睡

既然槍声在石头路上震响……

你就無法知道你是醒着还是睡着。

他們要我听到的声音只是

兵士扛着槍走動

伍長喝令部下站隊

夕陽西下時地板上的脚步声

黑夜吞沒世界時的哈欠……

既然兵士的脚步声在你的腦海間回
盪

你当然不易入睡。

在漫漫的長夜來將你拥入怀抱時
你無法知道你是醒着还是睡着。

讓自由來喚醒他吧

給我你的手吧，同志

不要哭吧，孩子，不要哭吧。

這是我們在這包圍着我們的黑暗中

結成的同盟

手拉着手！心連着心！力量合成一

片。

假如你看見我嘴角上帶着一絲苦笑

不要以為有什麼使我歡喜

這只是我看見兵士在搜捕我

我心頭的憤怒化作了輕蔑。

同志，這清風里帶有椴樹的芬芳
早晨的青草地反射着陽光
在這兒我的家里，我的孩子還在熟
睡
讓自由來喚醒他吧——而不是刺刀。

同志，世界上響徹着嘹亮的自由歌
聲
人類每天都在誕生着英雄
天空里紅旗飄揚
大地上自由的歌聲正在迴响！

直到我收集起

在閃亮的土地上空月光落在海上
好似受到燈火的激刺而滴下的鮮血。
我的愛情的桅帆就要抵達港口了
在下面的世界里留下一條波痕
這是我的痛苦錘鍊成的船舵劃出來
的徹跡。

漁人將他的一盒釣鈎弄好
一個個投進海洋。
他的線網將要濾過流波
從深水里打起無數銀魚。

但我却不敢把手探得太深
我怕我只会捞起泥沙和蚌壳
我只会使一堆骨骸重見陽光。

在閃亮的土地上空月光落在海上
好似受到燈火的激刺而滴下的鮮血。
我乘風揚帆，向前航行
馳過羣星的島嶼
直到我收集起我的散亂的骨骸
直到我收集起……

鳴隆，鳴隆

我來到一座茅屋前
磨利我的石箭
我用空氣編製我的吊床
我在頭上戴滿羽飾。

我用祖先的瓜瓢飲水
於是我跳起火之舞
鳴隆，鳴隆——
一片水澤之鄉淹沒了我
鳴隆，鳴隆。

我向海洋般的藍天祈禱

夢想着死亡的航程

我划着我的独木舟不停地向着天堂
馳去。

現在我到了天國的入口

我向天神的祭壇伸出了我的双手

啊，羣星的不可思議的奇觀一齐消
逝了

鳴隆，鳴隆，鳴隆……

黎明的刀子

我就在這兒跳舞！

就在這兒監獄的牆壁上跳舞！

世界的希望是一把憤怒的利刃

而我們這些打掃古老的天空的人

我們這些發現新的行星和突然出現

的恆星的人

就是世界的希望。

所以我要一再地站起來，站起來

自由就是一條白色的道路，兩邊長

着愛情的青草。

我用我的時代來彫刻一座紀念碑

我用我獄中的崎嶇不平的歲月來彫
刻一座紀念碑。

黎明的刀子在我的手里閃閃發光
但一切却是赤裸裸的——高大的樹
無邊的太空，世界上的毫不鬆弛的
緊張局勢
只有希望，唯有希望，像一羣慈鷹
在迴翔盤旋。

我在監獄的牆壁上跳舞
要想自由和勇敢是不容易的
要想保持平衡和穩定是不容易的
要想忍受刺刀是不容易的
所以氾濫的河水浸濕了一切，却不
能浸濕支持着我的身体的脚
所以浩蕩的河水流進了海灣
而我的心里的生命仍像那些慈鷹在
迴翔盤旋。

這是一個黑暗時期，親愛的

這是一個黑暗時期，親愛的，

國土上遍地都是栗色的甲虫。

太陽躲在天上

紅色的花朵也沈痛地低下了頭。

這是一個黑暗時期，親愛的，

這是受壓迫的時代，這是充滿槍彈

和眼淚的時代。

這是槍砲的節日，這是苦難的賽會。

處處的人臉都現得緊張不安。

是誰在這黑夜里向這邊走來？

是誰的鐵蹄踐踏着柔嫩的草地？
是死亡的部下，親愛的，是一羣外
國的侵略者
在注視着你的睡眠，瞄準着你的夢。

我要握緊我的拳头

你們坐着帶來死亡的恐怖的軍艦來
到这里

我知道你們的手上染滿了朝鮮人民
的鮮血

我知道你們的手指正在探索着槍机
但我仍要詛咒你們——你們這些穿
啡噠的外國兵。

穿啡噠的英國人
你們走路可要當心
我死去的祖先阿卡柏
正在墳墓中呻吟

他夜里醒來四面張望
眼里冒着火星
因为你在他的胸上行軍
你在他的心上蹂躪。

你們虽然成千成万地从海上開來
你們虽然像蝗虫一般充滿街巷
你們的槍虽然正对着我的心臟
我也要握緊我的拳头高举在头上，
唱我的自由之歌！

我來自昨日的黑人院落

我來自昨日的黑人院落

跳出了壓迫者的痛恨

和我自己的輕蔑；

我跳出了暗影里的陰暗小屋的痛苦

和令人傷心的事物；

我從冷酷的長日和痛苦的長夜

跳進了來朝和來日的寬廣大街

我，雖然看不清，總能聽得見。

在黑人的院落里我是赤條條的

好像初生的嬰兒，好像石頭或星辰

那時的日子只是無限的時間中的一

段無知的歲月

好像是从奴隸的背上剝下的一層皮
那時，我身下是一塊痛苦的土地
我用我的手脚爬在上面
希望在泥土中找到一个樹根
一片落葉，或是一朵鮮花的痕跡。

那時我常光着脚到处走來走去
遇到許多如在夢中或發着寒熱時遇
到的陌生的面孔
那時全世界都是一片混亂
沒有人知道哪里是地哪里是天
在無數受傷和破碎的心中哪一顆是
他自己的心
在無數奇怪而可怕的人臉中哪一張
是他自己的臉
他只是走來走去，在大風里發出悲
哀的呼喚。

在那塊土地上常有一種悲愴的音樂
像是街衢間的鼓聲和號角
像是一羣女人的聲音在遠處唱着歌
一陣休止的沉寂，又是一陣洪亮的
音波。

然而這只是遊風中的幻影和幽靈。
那只是個巨大的世界不停地在向
外急轉

而人，生於痛苦，受盡折磨的人，
却似落葉般的被揉碎和撕破，
那不愉快的早晨——飢餓者的污穢
的床榻

也像巨大而冷酷的世界一樣不停地
在向外急轉。

有時我坐在林邊的暮色中
沒有燈火，沒有飛鳥

我看見一顆小星懸在一片樹葉的近
邊

它是一片兒玻璃，一點兒火光
在天幕間強放着一點光明

直好像陰暗而慘淡的命運中的一星
火種

啊，人們的靠近悲哀的心也像這顆
小星

它掙扎着要在整個的世界和漫長的
黃昏里

發出一點夢想底火花來征服黑夜

它頑強而猛烈地移動在黑暗中
直到日落時的落葉從墨綠轉為暗藍
四處的物影也變得巨人一般。

就是這樣我頑強而猛烈地重新誕生
出來

在貧民窟里大聲疾呼。

这是一个都市，一个棺槨一样的住
处

有河流，有監獄，有收容所

有爛醉的和垂死的人，有肆意侮蔑
人的法官

有滿口謊話欺騙上帝的神父和牧師
而我，却好像一隻狗

裹着破布，生着爛瘡，沾滿一身塵
土

發着饑餓的呼聲，滿懷着對人和對
生活的悲憤。

這是由母親生出的嬰兒，充滿了母
親的血液

要構織成她的面影，流出她的血液，
而後生命才形成

這需要經過數時，數日，數年的痛
苦的過程

才能構織成一幅圖形，編做一個故
事，留下一個烙印

在面頰上和眉宇間。

直到有一天鋼鐵鑄就的歲月來臨
那時人們將製造出牢不可破的堅固
鐵鏈

和又硬又重的冰冷的鐵砧。

於是我現在又重新變成了一萬個人
中的一個

佔有這塊土地的無數受難者中的一
個

這裡，月亮上升的時候，只有賣淫
的女人在跳舞

只有下流無恥的爵士音樂在慘叫狂
呼

使夜空中充滿了有節奏的無數疑問
這是種子和皮殼在和火焰對抗

这是生死在向生命挑战。

到了今天，在这無尽的動乱中
这个國土已經改变，全世界的一切
都在動盪起來
無數不同的声音合在一起說出了同
样的話
無數不同的心臟跳出了一致的心音
而我生活的这块痛苦的土地
这块動盪不定的土地也正在扭合成
形
就在这時，我重新过着我的黑人生
活
將我的輕蔑拋在那些痛恨我的人們
的臉上
我这个黑人的孩子已經長成了
我的手和我的身体已經和自由緊緊
地結合起來了。

我來自昨日的黑人院落

跳出了壓迫者的痛恨

和我自己的輕蔑。

我來到這個世界時，心靈上帶着傷

疤

身體上帶着創痕，手裏握着憤怒

我轉向人類的歷史和人民的生活

我注視着豐富的理想所散灑出來的

火花

我為人類的榮光歡欣，我為人類的

悲哀沉痛

他們的富足是我的富足，他們的損

失帶來我的貧困

我帶着我的重擔從昨日的黑人院落

里走出來。

我向着明天的世界奮力前進。

獄中絕食的第四日夜晚*

我已四天沒有吃飯
我的腿作痛，我的血液流得慢
今天是个寒夜，外面下着凄清的驟
雨
然而我的心头却有一片温暖。

我身边的同志睡在床上凝視着黑夜
寒風緊緊地將世界压迫。
今夜是聖誕節，是十二月

* 1953年11月1日，作者和人民進步黨其他四位領袖
在獄中宣佈絕食。

我們彼此相望着捱過每個時刻。

今天我的妻子帶來一位同志給我的
信

我把它藏在懷裡不給兵士看見
他們不知道我的身子正緊貼着“鬥
爭”！

他們不知道我的心里正默唸着“勇
敢”！

但是同志我現在實在不能動筆
我的腿作痛，我的眼睛發暗。
我的手緊緊地握着你的信……
今夜是聖誕節，是十二月的一個夜
晚。

我不能沉默

不！

我不能沉默

我應該提出的要求

真是太多太多——

倘若你看見我

正在讀書

正在向你的屋子走來

正在太陽下面走路

要知道，我是正在尋找烈火！

親愛的朋友

我從書本里知道

有人住在陰暗的小屋里
夢想着，生活着，忍受着飢餓
他永遠不會死去，因為死神在他面
前自慚形穢
他從來不曾沉沉入睡，因為他在企
望着改造世界。

所以
假如你看見
我的眼睛望着你們的雙手
耳朵听着你們講話
並參加了你們前進的行列
你就該知道
我從來不曾沉沉入睡，因為我在企
望着改造世界。

我的情人閃耀着美麗的光

在過去假如我願意

我就能擬出一幅黑夜的圖畫

上面是無數繁星，下面是一片大海

海面靜靜地偃臥在星空之下

而我的情人的面貌則是一朵鮮花

給黑暗帶來一片破曉的光明。

是的，假如我願意

我現在就能閉上眼睛

讓這一切在我的腦海里變成真實的

情景。

但現在，時候是不同了
無論我走到什麼地方
猛烈的反抗都永遠追隨着我
如同一個親吻——
馬來亞的反抗
越南的反抗
非洲的反抗
全像是我身邊的護衛。

像是我身邊的護衛似地
爭取自由的鬥爭到處追隨着我
像是全世界已從奴隸主獲得了解放
正在狂歡似地
我的情人的笑眼里閃耀着美麗的光。

明天和世界

我走在路上，賣糖果的人的一声“朋友”

和鞋匠的手里的錐子和蠟線
使我想到明天和世界
我心中感到万分幸福。

幸福的是握着你的手
幸福的是和你一道唱歌，朋友
還有那生活的竈火裏升起的炊煙
火光紅紅的，紅紅的！

碧綠的草地，金黃的鮮花

晨霧的氣息，太陽的光線
到處充滿白晝的光明
到處飄揚着生命的歌聲
好像在一個新的河道里輕輕地盪漾
着
無數條嶄新的航船。

明天和世界
生命的歌聲和我的所有的朋友
啊！是啊，明天和整個的世界
都將醒來充滿美好的生活。

譯後記

馬丁·卡特是英屬圭亞那的青年詩人。他是圭亞那人民進步黨的執行委員，圭亞那和平委員會的主席。

英屬圭亞那的人民進步黨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建設為遠大目標的人民民主主義的政黨，自一九五〇年成立以來，一直領導着圭亞那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為開闢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而鬥爭。到了一九五三年，英帝國主義者迫於形勢，不得不施展它對待殖民地人民的怀柔政策的慣伎，在圭亞那頒佈了一個新憲法，表面上給了圭亞那人民一些民主權利。可是，出乎邱吉爾政府的意料，真正為圭亞

那人民的利益而鬥爭的人民進步黨，在一九五三年四月的普選中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持，獲得了下議院中絕大多數的席位，並在這次普選以後的數月中推行了許多民主改革的措施，把圭亞那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鬥爭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由於這個緣故，同年十月，邱吉爾政府在美帝國主義的慫恿下，便又露出了它的猙獰面目，藉口人民進步黨“陰謀叛亂，要把英屬圭亞那變成一個共產黨國家”，而將戰艦軍隊開到圭亞那，一方面宣佈停止實施數月前所頒佈的憲法，一方面對人民進步黨和圭亞那人民的民族運動和民主運動進行了血腥的鎮壓。人民進步黨的五位領袖，包括人民詩人馬丁·卡特在內，竟被英帝國主義者非法逮捕，關進了監獄。

馬丁·卡特的這些反抗詩歌，就是在這一時期寫成的。正如圭亞那人民在任何情況下不會中止他們反抗英帝國主義的鬥爭一樣，馬丁·卡特即使在獄中也沒有停止他的反抗的歌聲。在他被

加上“危害治安”的罪名逮捕起來的前兩天，曾把本書裏的“我不能沉默”，“這是一個黑暗時期，親愛的”，“我的情人閃耀着美麗的光”，“明天和世界”，“讓自由來喚醒他吧”，“我要握緊我的拳頭”等六首詩送到印刷所去。但警察立即沒收了這些詩稿，迫令印刷所將已排好的版子銷毀。而這只是因為這些詩說出了英屬圭亞那人民爭取自由的鬥爭要求，使英帝國主義者感到了驚慌。

馬丁·卡特的反抗詩歌，對於英屬圭亞那人民是一隻響亮的號角。它在他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鬥爭中起着鼓舞的作用。對於我們來說，這些詩歌使我們親切地看到了英屬圭亞那人民的生計和鬥爭，進而對他們寄與無限的同情。

馬丁·卡特於一九二七年生在新阿姆斯特丹的一個黑人家庭裏，他的父親是一個政府職員。馬丁·卡特從少年時代起對於詩歌就有濃厚的興趣，就已開始了詩歌的寫作。他在佐治敦的皇后學院度過了五年的學生生活之後，就到政府機關

去工作，但由於他不斷地為了圭亞那人民的利益而向殖民地政府進行堅決的鬥爭，終於在四年之後被迫辭職。一九五一年，他發表了一個題名“火山燒得通紅”的詩集。一九五二年，他又相繼發表了“慈鷹”和“隱藏着的人”兩個詩集。

這裡所譯出的詩，主要選自倫敦勞倫斯與維斯哈特書店一九五四年出版的馬丁·卡特“反抗詩集” (Martin Carter: Poems of Resistance from British Guiana, Lawrence and Wishart, London, 1954)，而“我不能沉默”，“我的情人閃耀着美麗的光”，“明天和世界”三首則譯自美國“羣眾與主流”雜誌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號。